

明代傳記叢刊 · 學林類
周 駿 富 輯
輯

啓禎兩朝遺詩小傳

十卷

(清)陳濟生撰

明文書局印行

啟禎遺詩自序

己亥夏予所論定兩朝遺詩告成而序之曰聲音之道關乎氣運讀啓禎以來諸公之作而不禁爲之唏噓而欲絕也虞后之言詩諧聲和律以格神人暨乎雅頌之作登歌清廟意主乎溫柔敦厚而已王風漸降變雅聿興其愍時傷亂幽墨憤色之情間託於艸木禽魚以見志非幽厲以下之詩人不能爲和平大雅之音也時有所不能而勢有所不可也離騷之作詭奇沉痛不可方幅而忠君愛國纏綿思慕至于惜往日悲回風朱子謂其隨事感觸油然有忠孝之意假使當讒賊萌芽家國覆亂之時而爲優柔紓緩之

調亦何異于處清明淳厚之朝而獨爲涕洟感踰之
狀也哉啓禎以來理學節義名臣偉儒國史家乘彰
彰可攷人不必以詩傳而詩則以人重其間奄豎燭
虧則至甫曹節之禍未有烈於此者也么魔犯闕九
廟震驚則侯景黃巢之亂未有過于斯者也若夫乙
酉建國上無東晉之強下無南宋之久疆土人民一
朝淪喪貞人烈士捐軀赴義陷脰絕胸則又有所南
信國之遺風焉蓋生當承平之世上之雍容朝廟無
所見其危苦激切之情下者嘯傲委蛇無所發其牢
愁結轔之氣故其爲詩據心縱筆妙合自然及夫身
世艱危國家板蕩疾痛慘怛情見乎詞卽讀書樂道

之士無不激昂奮迅於其時者嗚呼治亂存亡之間亦可以感矣集中諸作格體非一工拙亦異至其發乎性情止乎禮義幽思而不傷怨誹而不怒其有合于風騷之意則一也予故釐爲數卷而較定之或曰子之持論則是矣其有未確奄禍及不死于申酉之難者而子皆錄之何也子答之曰夫子刪詩不遺曹衛而景差宋玉皆得以文詞附屈子之書集中所存要皆品節文章卓然可傳於後世庶幾讀是書者無媿於知人論世之旨也

長洲陳濟生定齋謹識

天啓崇禎兩朝遺詩

自序

兩朝遺詩凡例

一是選以人爲重人以節義爲主以觀近代有三大
事乙丑內演之際罹逆奄禍以歿者一也崇禎背
殉國者又一也乙酉以還潔身歿者又一也凡此
諸公皆兩間正氣一代偉人特首錄之至數十年
間或理學紹古或經濟匡時或正色立朝直言忤
主孤忠大節易地皆然故次錄之他如名落之才
未登仕籍文章之士淪棄山林羽儀所存知交多
有則以是終焉共得八卷衡量之間寧嚴不濫事
緣實著人以類從

一明詩選本不下數家近日錢宗伯列朝詩出已具

大觀茲於世遠者槩不復及惟通籍在萬曆以還
捐館在天啓以後上自先文莊師友一輩以至不
佞濟生交與之間數十年中約略具載至於當世
人文蔚興嗣刻奇賞茲不混入

一三大事諸公多四方之產河山阻絕重以兵戈搜
訪有心郵筒莫致或僅嘗寸齣或未見一斑今就
篋中所存先付剞劂尚期海內同人共懷真好各
出祕藏以光風雅

諸君予人各一集集系一傳或取之奏疏詔錄或
取之豐碑行狀所採錄者止生平大節其行誼細
微生卒年月不無闕略尚圖搜輯續所未備

一 同時諸君子有有文無詩者悉于他傳中附見以
志景仰海內秘本遺編或屬家珍或存友笥望悉
賜郵寄補入成書

一 第一卷天啓間死璫禍者二卷崇禎甲申死難暨
在任在籍先後死者三四卷乙酉以後殉節者事
跡雖異忠義則同第或傳聞有漏歲月未詳期共
釐正以佐不遠

一 第五六卷先達理學經濟品節文章暨天啓忤璫
逮黜者悉遵科次成編七八卷自啓禍來高士名
賢知交氣誼或簡存舊帙或徵求秘冊大都未經
傳播即吉光片羽亟願表章至如程孟陽李長蘅

詩固作手人亦高流因錢宗伯收之已備重復則無取補遺又不必若雲間之董陳竟陵之鍾譚近世競宗之人誦其篇家有其集亦無俟余之採錄也凡有闕遺多如此例

一是選始於癸巳成於己未詩到隨選隨刻有始僅見數首或數十首收之稍寬及得全集覽前多濫既已刻成遂不復削有本不工詩偶得一二欲存其人不計工拙當分別觀之

長洲陳濟生述

天啟崇禎兩朝遺詩 小傳

遺詩 小傳

天啓崇禎兩朝遺詩 小傳

天啓崇禎兩朝遺詩 小傳

高忠憲公

李文忠

常

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晉中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會逆奄用事羣邪附之興鉤黨之獄目先生爲魁罷歸削籍尋被逮先生遂赴水死烈皇登極逆奄伏誅乃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事載國史不具論其學術先生之學以性善爲宗以居敬格物爲要以躬行實踐爲主以綱常名教爲本少卽從事于聖賢之學其爲行人時有妄人上章訛毀程朱先生有崇正學闡異說一疏力排斥之其謫揭陽也自謂猶不能不動心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負此生矣在途拜周元公李延平祠覽朱文公蔡九峰遺蹟慨然有繼往哲之志所至與儒者許敬菴李見羅蕭自龍諸公往復辨論在官舍編集朱子要語先生自謂此行學凡三進會同邑顧端文公倡道東南錫山故有龜山先生東林書院先生歸遂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毘陵錢啓新先生亦時來會講先文莊從錢遊嘗得侍先生海內清流之士羣相應和一時以爲絕盛由是東林之名大著爲太常少卿時上疏陳聖明務學之要

謂大學一書既講于經筵宜反覆玩味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大學衍義
補不可不觀帝王心法治法具備于此爲太僕卿時有邪黨講禁講學於
是憲臣長安馮公吉水鄒公皆去位先生疏謂講學何事頓空法紀之臣
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言極切直蓋欲以學術救世至以身殉道而不
顧及臨難從容具遺表不辱國不忘君別友人書曰一生學問到此亦少
得力嗚呼難哉先生凡在林下二十餘年博覽諸儒別其淺深同異旁及
二氏之書亦反復詳究而得其病之所繇嘗言姚江誤看紫陽窮理立論
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空疎杜撰一無實學又曰陽明以朱子之
致知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曰良知吾則以謂大學致知本非不良之
知也又曰無善無惡之說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簡者十之九
蓋先生祖孔孟宗程朱而折衷兼儒之言心悟而力行之故旨約而該言
辯而核通智愚以爲教而無弊蓋朱子集宋諸儒之大成先生于本朝諸
儒亦可謂集其大成者矣先生學兼體用正人君子咸以王佐期之厄于
百六未展其蘊今遺書行于世者十四卷詩居其一詩無意求工大約抒
寫自得之致錄之以見理學家之詩章與予蠻人者如此

楊忠烈公

左光斗

附傳

公諱漣，字文孺，別號大洪。德安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嘗熟知縣考功，取擢入諫垣，歷轉兵科都給事中。天啓初告歸，起禮科都給事中，歷太常少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陞副都御史，削籍歸。尋被逮，卒于詔獄。崇禎初贈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謚忠烈，事具國史。且昭灼在人耳目，兒童走卒無不知有楊大洪者。今撮其槩公之功，莫大于移官一事，節莫壯于劾瑞一疏，而卒以此死。當國統再絕，宮府危疑，舉朝匈匈不知所爲。公以七品官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不避艱難，不計禍患。卒之官闈之釁消而冲主之位安，方之呂端鎖閣、韓琦撤簾，功殆不減。而羣小忌之，目爲貪功，至二十四大罪之疏上，而忠賢銜之，刺骨不殺。公不止群小之媚璫者，謂移官之名甚正，難以爲罪。于是誣以贓，謂公受經略熊廷弼賄，逮繫拷掠至死。備極楚毒。嗚呼！庚申九月之事，誠震動朝廷。然當士少國乏之時，使舉朝之人皆畏罪避嫌，袖手坐視，御史左光斗所謂武氏之禍安知不遂見于當日哉？公措國家於泰山之安，而身反爲叢射之的。卒以此基禍，在公危身以濟國，雖死何憾？獨不知外廷諸臣，誠何肺腸，而必欲與被彈劾懷怨。

毒之逆奄交讎而共殺之也時與公同逮同歿于獄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桐城左光斗滄嶼吏科都給事中嘉善魏大中廓園太僕少卿臨清周朝瑞衡臺掌河南道御史武定袁化中熙宇陝西副使嘗熟顧大章星客魏給事別有傳其四人皆與公同年進士當熹廟之初以御史與公同心協謀清宮禁安社稷者左公也以禮科給事中抗章極論有借叢指鹿等語觸魏奄客氏之怒者周公也力攻訐奄之私人科臣傅櫬者又左公也贊公上劾瑞疏者又左公也公疏入得嚴旨繼公上章謂灰正直之氣長奸瑞之志恐流毒縉紳遺禍皇上引馮保爲戒者袁公也以刑部員外議遼東經略巡撫之罪謂經罪薄于撫又大司寇王紀疏攻客氏或疑其代草疏者顧公也于是羣小與逆奄合謀借封疆一案以汪文言之獄繙牽連舉六君子一網盡之自是削斥逮捕天下清流之士大抵皆不免矣烈皇卽位逆奄誅追錄惟禡忠臣贈左公副都御史周公大理寺卿袁公顧公皆太僕寺卿弘光時追謚左公周公皆忠毅哀公裕愍嗣續徵諸公詩集附載首卷要之忠烈公亦不以詩名錄一二以存其人云爾

魏忠節公

附 孝子學洢

公諱大中，字孔時，別號廓園。嘉興嘉善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授行人，歷官吏科都給事中。天啓中，璫禍作，逮下詔獄。公狷介剛毅，雅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諸生時，家酷貧，至不能舉火。湫巷數椽，上漏下濕，晏如也。嘗師事高忠憲公，始舉于鄉。家人爲製新衣冠，棄弗服。爲左廩六年，于當道未嘗有所干謁。在諫垣，謝絕中外，苞苴彈劾，不避權貴。遼左失事之案，朝廷初欲處楊熊以不死。公執法與司寇爭，謂不當。未減凡臣下請卹，稍濫者一切以故事裁之。有餽遺者，發其事而斥之。于是羣小側目，畏忌公甚。時魏奄初用事於內，而外廷猶人才濟濟。高邑趙公爲太宰，忠憲公爲御史大夫。應山桐城爲中丞，相引重。武定新昌皆在要職，而公長首垣以激濁揚清，爲已任。天下仰望太平。公長子學洢，喟然歎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自里中寓書于公曰：「一時頑亥，盡在雄豔之地。天欲以此開中興耶？抑將蘊隆正人之禍而速之墜也？」因以閒居樂志爲諷。公得書，曰：「豈不懷歸勢不得獨潔耳？」會應山上疏罪狀，逆奄公繼之抗章極諭。奄銜之，尋值晉撫缺，會推謝應祥。蓋高邑自以才望用之也。而忌公者以謝嘗令嘉善于公有